

らしようもん

羅生門

「日」芥川龙之介 著

希年 译

我懂得不幸
懂得有些真相不通过谎言
就无法说出口

罗生门

[日]芥川龙之介 / 著 希 年 /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生门/(日)芥川龙之介著;希年译.--哈尔滨:
北方文艺出版社,2017.9

ISBN 978-7-5317-3996-8

I.①罗… II.①芥… ②希… III.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①I313.45

—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6875号

罗生门

luoshengmen

作者/[日]芥川龙之介
责任编辑/安璐 万子晗

译者/希年
封面设计/杨平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址/www.bfwy.com

邮编/150080

经销/新华书店

地址/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
印刷/三河市金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/880×1230 1/32

字数/128千

印张/7

版次/2017年9月第1版

印次/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/ISBN 978-7-5317-3996-8

定价/25.80元

目录

CONTENTS

鼻子

059

地狱变

027

竹林中

013

罗生门

003

目录

CONTENTS

侏儒的话

143

河
童

091

山
药
粥

069

果然如传闻所言，楼上胡乱地堆着几具尸体。火光照到的范围比想的要小，看不到有多少尸体。昏暗中可以看到有赤裸的，也有穿着衣服的，男男女女的尸体堆在一块。



罗生门

一日傍晚，有一名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。

宽敞的门下，除他之外，没有别人，唯有一只蟋蟀蹲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。罗生门正对着朱雀大街，本该有几个戴斗笠或乌软帽来避雨的行人，但现在只有他自己。

若问缘由，只因这几年京都接连遭遇地震、台风、火灾、饥荒等灾难，京城变得格外萧条。据记载，还有人把佛像、供具打碎，将带有朱漆和金箔银箔的木头放在路边当

柴火卖。京城内尚且如此，罗生门的修葺更是无人过问了。荒废的城门成了狐狸和强盗的窝点，甚至后来人们都习惯于把无人收殓的尸体扔到这里来。因此，每当暮色降临，此处阴森恐怖，无人敢靠近。

倒是有许多乌鸦聚集在此。白昼，成群的乌鸦在高高的门楼上空盘旋啼叫；夕阳西下时，天空仿佛撒满了黑芝麻，看得格外清楚。当然，这些乌鸦是来啄食城楼上的尸体的。今天也许因为时辰不早，竟然一只也没见到。但在那些即将坍塌的、裂缝处荒草丛生的台阶上，乌鸦的白色粪便随处可见。这名家将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袍子，一屁股坐在七级石阶的最上一阶，一边为右面脸颊上的大痤疮心烦，一边茫然地望着大雨。

话说这名家将正在避雨，但即便雨停了，他也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平时自然是回到主人家中，但就在四五天前，他已经被主人赶出家门。如前所述，当时的京都一片凋敝，这名家将被自己服侍了多年的主人赶走，也不过这萧条形势的余波而已。因此，与其说“家将在此避雨”，不如说是“被雨淋湿的家将走投无路了”更为贴切。而今天的天气更加衬托了这位平安时代家将的凄凉心绪。这场雨从申时就开始下，到现在都没停。家将一边琢磨着明天的生计——再怎么想也是无济于事，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朱雀大街的雨声。

罗生门被困在雨幕中，远处传来倾盆雨声。暮色降临，

抬头可见门楼斜刺的飞檐上挑着一朵沉重的乌云。

既然没有出路，他就只好不择手段了，否则就会饿死在土墙边或路旁，然后像死狗一样被人弃尸于此。倘若不择手段的话——家将的思路又回到了这里。然而，怎么想都只是“倘若”，他已不敢再想。虽然他决定不择手段，可由于加上了一个“倘若”，他对以后要走的“强盗之路”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了。

家将打了个大喷嚏，费劲地站了起来。清冷夜色中的京都，恐怕只有火盆才能让人感到温暖。暮色中，风在柱子之间肆无忌惮地呼啸，那只蹲在朱漆柱子上的蟋蟀已经不见了。

家将缩着脖子，耸着藏蓝袍子衬着黄色内衫的肩头，在城门附近张望，心想最好有个能遮风挡雨、避人耳目的地方度过今晚，无论如何熬到天亮。这时，他发现了通往门楼的宽大朱漆楼梯。就算楼上有人，也不过是些死人。家将一边留意不让木把的长刀脱鞘，一边抬起穿着草鞋的脚迈上了楼梯的最下一级。

不一会儿，在通往罗生门城楼的宽梯中间，一个男人猫着腰，屏住呼吸，观察着上面的情况。楼上的光亮隐约照着他的右脸，可以看到他短须中红肿化脓的痤疮。他本以为上面都是尸体，没想到上了几级楼梯之后，看到有人点火，火光还四处移动。昏黄的火光摇曳着映出挂满蛛网的天花板。他想，在这雨夜，敢在这点火的绝非寻常人物。

家将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，矮下身子，伸着脖子，小心翼翼地向楼内打量。

果然如传闻所言，楼上胡乱地堆着几具尸体。火光照到的范围比想的要小，看不到有多少尸体。昏暗中可以看到有赤裸的，也有穿着衣服的，男男女女的尸体堆在一块。全然看不出他们曾经活过，反而像假的泥人，张着嘴，伸着胳膊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肩膀、胸口等略凸的部分被火光照得分明，而凹下去的部分则蒙着一层阴影，像哑巴似的寂寂无语。

尸体的腐臭让家将不禁捂住了鼻子。然而，接下来的一瞬让他忘了捂住鼻子，一种强烈的感情夺去了他的嗅觉。

他这时候才发现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，那人穿着棕色衣服，又矮又瘦，满头白发，是个像猴子一样的老妇人。她右手攥着一片点着的松明，正在窥视一具尸体的脸。从头发的长度来看，这多半是一具女尸。

家将心中六分恐惧四分好奇，一时忘记了呼吸。按老话讲，这种感觉就是“头皮发麻”。接着，老妇人把松明片插到地缝里，两手放在那具尸体的头上，像母猴给小猴捉虱子一样，把尸体的长发一根根拔了下来。

随着头发一根根被拔下来，家将心中的恐惧感也在逐步消散。与此同时，对这老妇人的厌恶油然而生。不，说是对这老妇人尚不准确，不如说是对一切罪恶的反感愈发强烈了。此时如果有人问他刚才在门下思考的是饿死还是当强盗

的问题，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。他嫉恶如仇的心情如同老妇人插在地上的松明片一样，熊熊燃烧着。

家将自然不明白老妇人为何要拔死人头发，不能公正论断这是善是恶。但他觉得雨夜在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这事本身就是罪不可恕。当然，此时他已经忘了自己要当强盗的事了。

于是，他双腿用力，一个箭步从楼梯上跳了上来。一手抓住长刀的木柄，向老妇人大步流星走了过去，老妇人自然吓了一跳。

老妇人看到家将，惊得跳了起来。

“呔，哪里走！”

家将大喝一声，挡住在尸首堆里慌不择路的老妇人。老妇人还想推开他逃跑，家将不依，一把把她拉了回来。两个人在尸首堆里面扭打了起来。胜负自不用说，家将捉住老妇人那如鸡爪一样皮包骨头的手臂，把她按倒在地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老实说！不然杀了你！”

家将推开老妇人，长刀出鞘，将雪亮的刀刃在老妇人面前晃了一晃。然而老妇人并不作声，只是两手发抖，气喘吁吁地耸着肩膀，睚眦欲裂，执拗地保持着哑巴般的沉默。家将见状，明白老妇人的生死已是由他掌控，方才那熊熊燃烧的憎恶之情，也就渐渐冷却了下来，心里只有一种志得意满的情绪。于是，他低头对老妇人缓声道：

“我不是官府的差役，只是过路的，不会绑你去见官。

你只要告诉我你在这城门上做什么就行了。”

老妇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死死盯着家将。她双目通红，眼神如鹰隼一样锐利，然后像咀嚼什么似的，动了动遍布皱纹的几乎和鼻子挤在一起的嘴，尖尖的喉结在细脖子上微动，发出乌鸦似的声音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

“拔下这头发……拔下这头发，用来做假发。”

家将对老妇人平淡的回答十分失望，刚刚消散的憎恶和鄙视同时涌上心头。老妇人看懂了他的神色，一手攥着刚从死人头上拔下的头发，用蛤蟆般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拔死人头发是不对，不过这里的死人生前也都是做这类勾当的。我拔头发的这位，生前把蛇切成段晒干了充当鱼干卖到兵营去，要不是因为得瘟疫死了，估计现在还在卖呢。她卖鱼干味道鲜美，兵营的护卫们都买去做菜，颇有些供不应求呢！她干那营生也不坏，不干就得饿死。我也一样，都是迫不得已，想必她会原谅我的。”

老妇人讲的内容大致如此。

家将收刀入鞘，手按刀柄，冷冷地听着。他右手摸了摸脸上红肿的痤疮，听着听着，就来了一股无名火。这种冲动，正是他方才在门下所缺乏的；这种冲动，与他刚上楼逮老妇人时的情绪全然相反。他不再为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问题而烦恼，现在他已经把饿死的念头抛到脑后去了。

“确实如此吗？”

老妇人话音刚落，他便讥笑地问了一句。随后上前一步，用摸过瘰疮的右手，揪住老妇人的衣襟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那么我剥了你的衣服，你也不要怪我，不然我也得饿死。”

家将迅速剥下老妇人的衣服，一脚把抱住他大腿的老妇人踢到尸首堆上，五大步就跨到楼梯口，把抢来的棕色衣服夹在腋下，一溜烟儿跑下楼梯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不一会儿，死人般倒下的老妇人赤裸着从尸首堆里爬了起来，她喃喃自语着，借着还在燃烧的松明的光亮，爬到了楼梯口，披散着短短的白发，向门下窥视。外面只有浓黑的夜色。

家将早已不知所踪。

昨天中午一过，我遇见了那对夫妇。当时风吹起了那女人的面纱，我便瞥见了她的脸。只一瞬间，之后再也看不到了，我觉得她貌似天仙。于是我决定就算把那个男的杀了也要得到那个女人。

